



耀州窯窯址出土黑釉刻花白彩壺
唐代 H 15.3cm



長沙窯青釉刻紋碗 唐代 D 14cm



白釉剔花注壺 北宋
東京國立博物館 H 20.4cm



黑剔花梅瓶 北宋
東京國立博物館 H 31.7cm



黑地白及白地黑花罐
北宋 日本私人藏 H 23.8cm



青瓷鐵地白象嵌梅瓶
高麗 12世紀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H 2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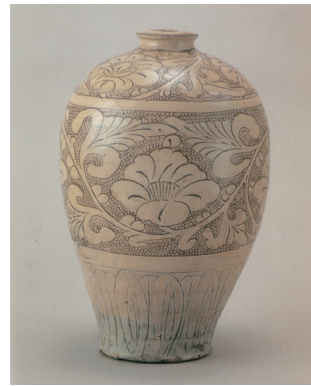
青瓷鐵地刻紋碗 高麗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D 10.9cm



伊朗Silhouette Ware黑剔花文字執壺
12世紀 H 16.5cm



白地劃花草葉紋鉢 傳阿富汗出土
伊朗 12世紀 H 14.3cm



白地劃花珍珠地梅瓶 宋代
多摩中央信用金庫



黃釉白剔花文字文鉢
伊朗Garrus地區 12世紀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D 31.1cm



白地刻線紋鉢
出光美術館藏 D 34.7cm

中國陶瓷剔劃花裝飾及相關問題

謝明良*

【摘要】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考察陶工們為營造胎和釉之對比呈色裝飾效果，所做的適得其所的努力和變通，在此一觀看角度之下，則中國陶瓷史上許多看似變化萬千的裝飾手法，其實只是不同瓷窯的陶工針對時尚趣味的一個素樸的回應方式罷了。另外，剔劃花是表現胎釉對比效果之最為簡便和普遍的技法，本文在觀察中國此類標本的基礎之上，對於伊朗所燒造類似裝飾陶瓷標本和中國的關係也進行了評估。

關鍵詞：宋代、磁州窯、黑剔花、白剔花、伊斯蘭陶器

在中國陶瓷史上，許多瓷窯陶工為了迎合時尚，往往在考量成本和消費層的同時選擇自身熟悉且擅長的手法來表現陶瓷的流行趣味。展現時髦陶瓷的方式可有多樣，而以器形和裝飾最為直接。以裝飾而言，至少包括了色釉、圖紋和紋樣加工技法等。筆者過去曾總結歸納宋代不同窯場匠師追逐兔毫和鷓鴣斑等釉面裝飾之經緯，本文做為其後續，是擬考察陶工們為營造胎和釉之對比呈色效果所做出的適得其所的努力和變通。之所以要花費篇幅幾近瑣碎地例舉陳述諸多瓷窯的色釉和紋樣加工技法，其目的是想說明：陶瓷史上許多看似變幻萬千、令人眼花撩亂的裝飾效果，其實只是不同瓷窯陶工針對時尚趣味的一個素樸的回應方式罷了。理解及此，或許將可以輕鬆但是卻更有效率地去宏觀梳理陶瓷史的時代和區域樣式問題。

中國陶瓷以剔釉露胎方式來營造呈色不同的胎和釉對比效果之早期實例，可見於北魏洛陽城內大市遺址出土的黑釉盃和杯，所見均係於外器壁刮去數道弦紋露出澀胎（圖1），^①其黑白相間、色比分明的視覺趣味和西方玻璃器的裝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特聘教授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杜玉生），〈北魏洛陽城內出土的瓷器與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圖版參之4、5。

飾意匠異曲同工，有可能是受到當時進口玻璃器飾的影響。^②類似的弦紋剔釉製品，曾見於河南省偃師隋墓出土的黑釉盤口瓶，或國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藏具隋代造型特徵的四繫罐（圖2），^③結合前引大市遺址出土標本的造型特徵，本文同意森達也將大市遺址所見弦紋剔釉器的年代下修至隋代的看法。^④

利用胎和釉的不同呈色來凸顯陶瓷紋樣一事，到了晚唐九世紀時又有進一步的發展，見於南北多處瓷窯標本。比如說，陝西省耀州窯黑釉製品當中有所謂「黑釉刻花填白彩」，係於外壁剔劃露胎花卉而後填施白彩，於工序上近於所謂象嵌（圖3）；同窯所燒造的於白色素坯逕行以黑釉飾紋俗稱的素胎黑花（圖4）^⑤亦為其例。

做為唐代陸羽（約733—804）《茶經》所載名窯之一的安徽省壽州窯可見今日俗稱的漏花印紋，據報告書的描述，是以薄獸皮預製各式圖案，將漏花印版貼在器坯上，施白瓷衣取下印版，胎上即漏成陰刻花，再施黃釉入窯燒造便可呈現濃厚色彩的漏花印紋；至於黑釉器則是待施白瓷衣後，將漏花印版貼上，施黑釉後取下印版入窯煅燒即為黑釉地白漏花印紋（圖5）。^⑥當然，印貼的圖案花紋是否確以獸皮為之？恐怕不易確認，以剪刻油紙或樹葉亦可達到上述的漏花效果。

宋伯胤曾經談及揚州唐城遺址出土的壽州窯茶葉末釉瓷枕（圖6）^⑦的工序是：貼上剪紙牡丹並於其上施淡黃色釉，然後以褐釉沿著花瓣鈎出邊線，再於

② 謝明良，〈魏晉十六國北朝墓出土陶瓷試探〉，《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1994），後收入《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213-214。

③ Regina Krahl, *YUEGUTANG 悅古堂 Eine Berliner Sammlung chinesischer Keramik* (Berlin: 2000 G+H verlag), p. 119, pl. 93.

④ 森達也（王淑津譯），〈白釉陶與白瓷的出現年代〉，《中國古陶瓷研究》，15（2009），頁90。

⑤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黃堡窯址》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彩版35、39下。素胎黑彩另可參見：王小蒙，〈唐耀州窯素胎黑彩瓷的工藝特點及淵源、影響〉，《考古與文物》，2013年3期，頁73-79。

⑥ 胡悅謙，〈談壽州瓷窯〉，《考古》，1988年8期，頁745。

⑦ 揚州博物館等，《揚州古陶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圖44。

花朵內飾花蕊，除花朵外整體施罩茶葉末釉。^⑧ 由於類似的剪花漏釉技法又見於湖南省長沙窯枕^⑨ 或河北省滄縣出土的唐代注壺（圖7），^⑩ 可知是不分南北許多瓷窯共通的裝飾技法之一。

一、化妝土的引入

相較於上述諸例是直接在釉面以剔劃或漏花印版等方式顯露澀胎圖紋，九世紀的長沙窯則是在相近的裝飾理念下引入化妝土，亦即先在器坯施抹一層白色泥漿而後陰刻紋樣再施釉入窯燒造，如此一來，露出深胎色的刻紋在白底的襯托之下色比愈顯突出（圖8）。^⑪ 雖然，於高溫釉陶瓷施加化妝土並非長沙窯的創發，浙江省衢縣西晉元康八年（298）墓已可見到利用化妝土來掩飾深色器胎意圖改善釉色的婺州窯青瓷鉢，^⑫ 不過，長沙窯陶工在化妝泥層上施加陰刻顯露澀胎紋樣的做法，則要早於五代至北宋早期陝西省耀州窯以相同工序刻劃圖紋的青瓷製品（圖9），^⑬ 磁州窯系河北觀台窯址第1期（950—1048）亦見類似施罩透明釉的白地線刻標本。^⑭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經由剔刻工藝來展現色調對比分明的胎釉圖紋之舉，似乎是中國南北多處瓷窯所共同追求的裝飾效果之一，所以與其將之視為瓷窯競爭而著手考察個別瓷窯之間的影響或交流，恐怕更應從時代因素來考慮陶瓷製品此類裝飾與其他質材工藝品的模倣或借鑑，兼及所共同營造出的時尚趣味。無論如何，北方瓷窯陶工對於剔花陶瓷的製作極為熟稔，工藝視覺效果幾乎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其技法多元，除了前述白地刻劃花之外，另有白象嵌、白剔花、白地黑剔花、黑地白剔花，或經高溫煅

⑧ 宋伯胤，《枕林拾遺》（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72-73。

⑨ 丁送來，〈長沙窯瓷枕初探〉，《湖南博物館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1），頁105。

⑩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56。另外，河北省正定縣、隆堯縣、衡水市出土例可參見穆青，〈剪紙貼花瓷器新證〉，《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圖版1、2。

⑪ 李效偉等編，《南青北白長沙彩》作品卷（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2），頁268-270。

⑫ 貢昌，《婺州古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頁52。

⑬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黃堡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46之3等。

⑭ 北京大學考古系等，《觀台磁州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505-506。

燒後再施低溫綠釉二次入窯燒成的綠釉白地黑剔花等製品。

磁州窯類型鑲嵌以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十世紀北宋早期白釉劃花盤口瓶最為著名 (圖10)，^⑮ 係於器身陰刻花卉後整體施白化妝，再於轆轤將飾紋部位的化妝泥抹去，施罩透明釉入窯燒造後即可獲得褐色澀胎顯現白泥線象嵌圖紋；^⑯ 從窯址出土標本可知其應屬河南省登封曲河窯所燒製。^⑰ 山西省渾源窯北宋早期青瓷亦見以相同工序進行白泥線鑲嵌圖紋標本 (圖11)。^⑱ 北方磁窯之外，森達也曾指出廣東省西村窯、江西省吉州窯、福建省茶洋窯、華家山窯和磁灶窯宋元時期標本亦見象嵌裝飾，^⑲ 但筆者未見實物，詳情不明。

白剔花工藝一般是在施抹化妝泥的器坯剔地露胎以凸顯白色的圖紋 (圖12)，^⑳ 有時更於減地部分填以黑色、茶色、蟹青色等色料以增進和紋樣的對比效果 (圖13)，^㉑ 後者又稱「刻花填色」，^㉒ 或「剔刻填彩」。^㉓ 其次，也有以圓管鑿壓珍珠地紋或再於戳印處填充色粉者 (圖14)，^㉔ 相對的，白地黑剔花則是在白化妝土滿施或局部施罩黑泥，然後剔除紋樣以外的黑漿料露出白

⑮ 座右寶刊行會，《世界陶磁全集》12・宋 (東京：小學館，1977)，圖110。

⑯ 此類標本的製作工序參見：長谷部樂爾，〈北宋前期の磁州窯について〉，《東洋陶磁》，1 (1974)，頁34。

⑰ 李景洲等，《中國登封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64-65。

⑱ 孟耀虎，〈山西渾源窯新發現的鑲嵌青瓷〉，《收藏界》，2006年8期，頁79-81。另外，關於中國陶瓷鑲嵌技術的討論和研究史回顧可參見：小林仁，〈中国の象嵌陶磁について〉，《李秉昌博士記念韓國陶磁研究報告》V (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1)，頁50-55，以及任志衆的分類，任文見：〈中國早期鑲嵌瓷的考察〉，《文物》，2007年11期，頁74-90。

⑲ 森達也，〈磁州窯系陶瓷生產地の分布と系譜〉，《東洋陶磁》，33 (2003-2004)，頁17。

⑳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2・宋，圖111。

㉑ 陳萬里，《宋代北方民間瓷器》(北京：朝花美術出版社，1955)，頁16。彩圖見：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當陽峪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頁313，圖18。

㉒ 陳萬里，〈談當陽峪窯〉，《文物考古資料》，1954年4期，頁46。

㉓ 任志衆，前引〈中國早期鑲嵌瓷的考察〉，頁88。

㉔ ロレンス・スミス編，《東洋陶磁》5・大英博物館 (東京：講談社，1980)，圖108，彩圖參見：長谷部樂爾，《磁州窯》中國の陶磁7 (東京：平凡社，1996)，圖21。

化妝，並以工具於黑漿料上刻劃花蕊、莖脈等細部紋理，施罩透明釉入窯燒造遂成黑白對比分明的圖紋（圖15），^{②⑤}是磁州窯系觀台窯或當陽峪窯最具特色的製品之一；以篲片在轆轤彈點篲刻俗稱「跳刀」、「飛白」的製品也是白地黑花常見的表現模式（圖16）。^{②⑥}顧名思義，所謂黑地白剔花是剔除做為紋樣的黑漿料，呈現黑地白花效果（圖17），^{②⑦}傳世作品當中亦見於器不同部位分別施以黑地白花和白地黑花標本（圖18），^{②⑧}當陽峪窯址曾採集到類似的標本（圖19）。^{②⑨}

二、邁向剔劃花裝飾效果的幾條途徑

暫且不論磁州窯剔劃花裝飾的時代變遷，僅就其起始年代而言，白地線刻、白象嵌、珍珠地、白地剔花等裝飾技法可上溯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北宋早期，至於最具特色、黑白對比醒目的白地黑剔花或黑地白花於觀台窯發掘資料則是出現於第2期後段（1101—1148）北宋晚期至金代初期，^{③⑩}但不排除其有早至十一世紀後期的可能性。另外，傳世遺物數量龐大的磁州窯類型釉下鐵繪的初現年代要晚於白地黑剔花，最早只能上溯至十二世紀。

與中原窯場關係密切的遼代（916—1125）瓷窯也燒造有剔劃花陶瓷，除了施加化妝土後刻劃紋樣深及器胎的製品之外（圖20），^{③⑪}亦見白地剔花

②⑤ 大阪市立美術館，《白と黒の競演—中國・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2002），頁84，圖51。

②⑥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2・宋，圖243。

②⑦ 長谷部樂爾，前引《磁州窯》，圖49。

②⑧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2・宋，圖121。

②⑨ 劉濤，〈“磁州窯類型”幾種瓷器的年代與產地〉，《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2期（總106期），頁58，圖4、5。

③⑩ 北京大學考古系等，前引《觀台磁州窯》，頁506-507。

③⑪ 蘇芳淑編，《松漠風華 契丹藝術與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4），頁316，VII: 7。

作品(圖21)。^{③②}內蒙赤峰缸瓦窯除燒造這類製品之外,^{③③}還有施單化妝土後陰刻圖紋,省略減地程序而直接在紋樣以外背底部位塗施黑彩,罩以透明釉入窯燒成者(圖22),^{③④}其視覺效果有如磁州窯類型的黑地剔白花(同圖17)或當陽峪窯剔地填彩(同圖13)。以往對於遼窯的這類白釉黑彩標本的年代有十一或十二世紀等不同看法,^{③⑤}參酌磁州窯類型標本的相對年代,似可將之訂定於十二世紀前期或稍早。應予一提的是,中國南方福建省福清市石坑窯窯址亦曾採集到以類似工序進行紋樣裝飾的黑地白花標本(圖23),^{③⑥}這不由得會讓人連想到1980年代日本福岡市博多遺址出土的黑地白花綠釉梅瓶(圖24)。關於後者的產地日方學者意見不一。有的從裝飾技法推測其為磁州窯系製品,^{③⑦}有的則主張應是宋代華南一帶所生產,^{③⑧}但兩說均未提示相關依據。從前引福清窯址出土的雖不完全一致但裝飾趣味頗為相近的黑地白花標本看來,博多所出梅瓶應係南方製品,並且有可能就是來自福建地區窯場所燒造。

上述遼窯等是以釉下黑彩塗施紋樣以外部位,企圖達到工藝技術難度較高的黑地剔白花般的效果,寧夏西夏靈武窯則是直接於器胎施黑釉,再以劃刮釉方式剔出紋樣(圖25),^{③⑨}作風粗獷,其工序與北魏大市遺址出土的隋代弦紋

③② 蘇芳淑編,前引《松漠風華 契丹藝術與文化》,頁354,VII:26。

③③ 馮永謙,〈赤峰缸瓦窯村遼代瓷窯址的考古新發現〉,《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390。

③④ 遼寧省博物館編,《遼瓷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頁109。彩圖見:路菁,《遼代陶瓷》(瀋陽市:遼寧畫報出版社,2003),圖2之32。

③⑤ 除了諸多圖錄所見的十一至十二世紀說之外,還有三上次男十一世紀說(《世界陶磁全集》13(東京:小學館,1981),頁22圖13的解說)、蓑豐十二世紀前半說(《陶說》,251(1974),頁21圖28的解說)以及邵國田的遼代至金代說(《敎漢文物精華》(呼倫貝爾市: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頁147圖的解說。)

③⑥ 歐陽希君著,《福清窯》下,葉文程主編,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50-53。

③⑦ 龜井明德,《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頁267-269。

③⑧ 長谷部樂爾等,《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中國の陶磁12(東京:平凡社,1995)圖34的解說。

③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彩版2之2。

刮釉杯可謂一致（同圖1）。以露胎的方式來營造澀胎圖紋和背景釉對比趣味，無疑要以江西省吉州窯剪紙貼花製品最為著名，其是於胎上貼上剪紙再施釉，入窯燒造後剪紙貼處無釉，與背景黑釉形成對照（圖26），^{④①}甚至再於以剔釉或貼紙工藝所形成的露胎紋樣進行鐵繪（圖27）。^{④②}就裝飾工序而言，吉州窯剪紙漏釉技法可視為唐代壽州窯漏釉等製品的繼承，而其紋樣的黑白對比氛圍同時又是宋代陶瓷流行趣味的展現。另外，江西省贛江東岸七里鎮窯址燒製的乳丁飾柳斗紋鉢，鉢內滿施褐釉，外側是在茶褐呈色的澀胎上點飾白釉乳丁，別有一番情趣（圖28）。^{④③}

另一方面，設若將視野轉向東北亞朝鮮半島，不難發覺高麗時代（918—1392）象嵌青瓷也是意圖營造紋樣和背底之色調對比效果。所謂象嵌青瓷的製作工藝一般是在剔刻的紋飾上填充白土或赭土再施青瓷釉燒成（圖29），^{④④}習慣上又將象嵌刻線紋的稱為線象嵌，與之相對的是象嵌減地人物花卉等圖紋的面象嵌，其視覺效果近於磁州窯類型黑地白花（同圖17、18），但亦有剔除紋樣以外背底並填充白土俗稱逆象嵌的製品（圖30），^{④⑤}後者外觀近於磁州窯類型白地黑花（同圖15）。不僅如此，部分作品如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注壺上方部位既以色土填充減地紋樣，身腹部位則採逆象嵌剔除背底並填入白土（圖31），^{④⑥}而日本收藏的一件宋代磁州窯類型大口罐係於罐肩飾白地黑剔花，罐身開光處則飾黑地白剔花（同圖18）。

相對於晚唐九世紀耀州窯黑瓷外壁剔刻紋樣露出澀胎而後抹填白彩入窯燒造（同圖3），朝鮮半島陶瓷象嵌最早見於京畿道龍仁郡西里窯和全羅南道咸平郡良才里窯標本，前者是於粗白土上施綠褐色面象嵌，其上再飾線象嵌，年代

④① 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吉州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頁75，圖65。

④② Robert D. Mowry, *Hare's Fur, Tortoiseshell, and Partridge Feathers: Chinese Brown- and Black- Glazed Ceramics, 400-14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 1996), p. 254.

④③ 文化財廳等，《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II（Mokpo: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of Korea, 2006），頁340，圖61。

④④ 座右寶刊行會等，《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1978），圖75。

④⑤ 座右寶刊行會等，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圖71。

④⑥ 座右寶刊行會等，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圖70。

約在十世紀後期至十一世紀，後者良才里標本是在器胎上飾線及面黑象嵌，年代亦約在十一世紀，由於標本裝飾作風罕見，因此被視為朝鮮半島初期陶瓷象嵌之特例。^{④⑥} 不過，全羅南道康津郡沙堂里七號窯或海南郡山二面珍山里窯則在十一世紀後期至十二世紀燒製野守健分類屬「鐵彩手」的象嵌青瓷，^{④⑦} 亦即於素燒器坯塗施鐵黑漿料而後切削紋樣，再於減地紋樣內象嵌白土，施青瓷釉再次入窯燒成（圖32）。^{④⑧} 其黑白分明的圖紋和前述九世紀耀州窯黑釉白花（同圖3），或十二世紀初期磁州窯類型之白地黑剔花製品（圖33），^{④⑨} 有著相近的裝飾趣味。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高麗象嵌青瓷成熟鼎盛於十二世紀中期，因此前述推測流行於十一世紀後期的鐵彩類型白象嵌製品或可說是典型的高麗象嵌青瓷之前身。^{⑤⑩}

如前所述，廣義的宋代磁州窯類型製品當中亦見於剔地部位填彩的標本（同圖13），其相對年代亦約在十一世紀後期。尤應留意的是朝鮮半島似乎曾多次出土磁州窯類型白地黑剔花製品（圖34）；^{⑤⑪} 開城市板門郡仙跡里文宗景陵（1047－1083）除了出土有高麗象嵌青瓷之外，另伴出磁州窯類型白剔花標本，後者又與磁縣觀台窯窯址第二階段（1068－1100）標本一致。^{⑤⑫} 朝鮮半島

④⑥ 鄭良謨，〈干支銘を通して見た高麗後期象嵌青磁の編年〉，《東洋陶磁》，22（1992-94），頁21；崔健，〈高麗陶磁の性格と展開〉，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第10卷（東京：小學館，1998），頁340。

④⑦ 野守健，〈高麗時代古墳出土の鐵彩手〉，《陶磁》，12卷1號（1940），頁1-10；《高麗陶磁の研究》（京都：清閑舍，1944），頁53。

④⑧ 菊竹淳一等，〈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東京：小學館，1998），圖244。

④⑨ 大阪市立美術館，前引《白と黒の競演—中國・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頁82，圖47。

⑤⑩ 伊藤郁太郎，〈高麗青磁をめぐる諸問題—編年論を中心に—〉，《東洋陶磁》，22（1992-94），頁12-13。

⑤⑪ 朝鮮總督府，〈朝鮮古蹟圖編〉8（朝鮮總督府，1928），no.3717-3719（出土地點未記入）；國立中央博物館美術部，〈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中國陶磁〉（서울：國立中央博物館，2007），頁160，圖70（出土於朝鮮半島古墳）。

⑤⑫ 朝鮮遺跡遺物圖鑑編纂委員會，〈朝鮮遺跡遺物圖鑑〉12・高麗編（平壤：1992），此參見：片山まび，〈中世・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象嵌陶器の再評價—中國陶磁を視座として〉，《青丘學術論叢》，22（2003），頁171及頁223，圖12。

陶瓷象嵌技法的出現契機因涉及高麗時代金屬器象嵌或螺鈿漆器等其他質材工藝品，^{⑤③} 問題相對複雜，目前不宜驟下結論，而高麗象嵌青瓷之裝飾工藝和題材內容也和一般所見磁州窯類型製品大異其趣，但就十二世紀中期以來已成熟發展的高麗象嵌青瓷而言，其於減地紋樣或減地背底填充白土或赭土，意圖突顯紋樣與背底色差的裝飾意念實和宋代磁州窯類型剔花或剔花填彩製品之裝飾構思相契合。不僅如此，傳世的高麗青瓷當中可見一類先於器胎施抹鐵漿，陰刻紋樣之後施青瓷釉燒製而成的作品（圖35），^{⑤④} 其裝飾技法與前述耀州窯劃花青瓷於胎上塗施白化妝而後陰刻再上釉之工序完全一致（同圖9），至於其紋樣裝飾效果則彷彿前引北宋初期河南省登封曲河窯白泥象嵌盤口瓶（同圖10），以及現藏大英博物館原大衛德基金會藏北宋至和三年（1056）褐地象嵌鳳紋枕（圖36）。^{⑤⑤} 可以附帶一提的是，東南亞越南陳朝十四世紀陶瓷亦見於塗施鐵彩的裝飾帶上加飾剔花露胎紋樣製品（圖37）。^{⑤⑥}

三、遼代鉛釉剔花陶器相關問題

遼代瓷窯所燒製施罩高溫釉的刻劃花或剔花陶瓷實例已如前述（同圖20~22）。高溫陶瓷之外，遼窯亦見低溫鉛釉剔劃花標本，其中劃花製品是於器胎施白化妝後以陰刻手法刻劃出深及胎骨的圖紋輪廓，並重點飾綠彩（圖38），^{⑤⑦} 也有以圓規為輔助工具劃出圈文或多重同心圓的作品（圖39）。^{⑤⑧} 剔

⑤③ 肥塚良三，〈高麗の金屬器と陶磁器について〉，收入《高麗の金屬器と陶磁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91），頁2-4；西谷正，〈象嵌技術の系譜〉，收入：上田正昭編，〈古代の日本と渡來の文化〉（東京：學生社，1997），頁188-201。

⑤④ 林屋晴三，〈安宅コレクション 東洋陶磁名品圖錄〉高麗編（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0），圖166，以及《世界美術大全集》10（東京：小學館，1998），頁450野村惠子對於該青瓷刻花碗的解說。

⑤⑤ セゾン美術館，〈「中國陶磁の至寶 英国デイヴィッド コレクション展」カタログ〉（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1998），頁37，圖7。

⑤⑥ 町田市立博物館，〈一舛田コレクション—ヴェトナム陶磁の二千年〉（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2013），頁146，圖290。

⑤⑦ 出光美術館，〈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 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1987），圖406。

⑤⑧ 町田吉隆，〈契丹陶磁—遼代陶磁の資料と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8），圖版X-25。

花作品之製作工序略如磁州窯類型白剔花，有的還於紋樣施加綠彩（圖40），^{⑤⑨}另可見到因圖紋需要而適時運用剔花露胎來營造胎釉對比呈色的作品（圖41），^{⑥⑩}此類白釉綠彩剔花陶器在茶紅色澀胎的襯托之下，往往予人三彩般的錯視感。從目前的資料看來，白釉綠彩陶器多出土於十一世紀前半遼代中期墓葬，如遼寧省彰武縣大沙力士墓（沙M1）、^{⑥⑪}同省法庫葉茂台墓（M23）（圖42），^{⑥⑫}或內蒙巴林右旗查干壩墓（M11）、^{⑥⑬}赤峰阿旗罕蘇木蘇木朝克圖山東北萬金山墓（M1）^{⑥⑭}等相對年代約在十一世紀前半的遼墓均曾出土。特別是遼開泰四年（1015）耶律羽之孫、耶律甘露子耶律元寧墓出土的白釉綠彩魚紋盆已如前述（同圖41）。出土分布相對集中出土於內蒙古赤峰東北部及遼寧省西北部。^{⑥⑮}至於其產地，以往雖有依據胎釉特徵推測是赤峰缸瓦窯所燒造，^{⑥⑯}但近年在內蒙阿魯科爾沁旗寶山村（原東沙布爾台鄉）曾採集到原施罩白釉綠彩但現已剝釉的陰刻魚紋陶盆殘片（圖43）。^{⑥⑰}

應該留意的是內蒙遼開泰四年（1015）耶律元寧墓出土的彩釉陶盤（同圖41），盤心雙重圈內飾並列的三魚，外圈等距置多重山形紋，山形紋之間填以

⑤⑨ 弓場紀知，〈謎の遼三彩〉，《陶說》，564（2000），彩圖5。

⑥⑩ 蓋之庸，〈探尋逝去的王朝 遼耶律羽之墓〉（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頁140，耶律元寧墓出土。耶律元寧的卒葬年有幾種不同說法，本文是依據前引書頁141所載墓誌拓本確認其卒於統和三十年（1012），葬於開泰四年（1015）。

⑥⑪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王小蒙），〈遼寧彰武的三座遼墓〉，《考古與文物》，1999年6期，頁18，圖5之5。

⑥⑫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李龍彬等），〈遼寧法庫縣葉茂台23號遼墓發掘簡報〉，《考古》，2010年1期，圖版13之2；16之3。

⑥⑬ 董文義，〈巴林右旗查干壩十一號遼墓〉，《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1期，頁93，圖2之1、2。

⑥⑭ 赤峰市博物館等（劉冰），〈赤峰阿旗罕蘇木蘇木遼墓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1期，頁27，圖2之1、3。

⑥⑮ 彭善國，〈遼代陶瓷的考古學研究〉（長春市：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頁67；〈法庫葉茂台23號遼墓出土陶瓷器初探〉，《邊疆考古研究》，9（2010），頁202。

⑥⑯ 弓場紀知，前引〈謎の遼代陶磁〉，頁13-16。

⑥⑰ 彭善國等，〈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遼代窯址的調查〉，《邊疆考古研究》，8（2009），頁389-395；〈遼代釉陶的類型與變遷〉，收入：《徐莘芳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徐莘芳先生紀念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232。

花葉，其設計構思和十至十二世紀埃及素燒陶水壺所配置之經常裝飾著各式伊斯蘭紋樣的鏤空陶濾板（Filter）有相近之處（圖44）。^{⑥⑧} 其次，阿爾科沁旗雙勝鎮范家屯三彩陶盆（圖45）^{⑥⑨} 的葉紋飾布局亦略似九至十世紀白釉藍彩伊斯蘭陶器（圖46）。^{⑦⑩} 如果說，紋樣布局的相似性並不足以說明遼窯製品和伊斯蘭工藝品圖紋之間的影響關係，以下或可列舉構成圖紋時所採行的實際操作技法再次想像兩者或屬同源？以內蒙古漢旗博物館館藏白釉綠彩陶盆為例（同圖39），盆心所見重圈幾何紋樣乃是以圓規為工具陰刻內外雙重圈，並以外圈為基點等距刻劃六只圓圈，進而在陰刻的區塊內交錯塗施不同色釉。從法庫葉茂台遼墓（M23）（同圖42）或阿魯科爾沁旗先鋒鄉新林村遼墓三彩釉陶盆（圖47）、^{⑦⑪} 朝克圖東山遼墓（M4）白釉綠彩陶盆盆心亦見類似的多重圈紋構圖（圖48），^{⑦⑫} 不難得知以圓規製作幾何重圈是十一世紀前期遼代白釉綠彩或三彩陶常用的裝飾技法之一。雖然利用圓規在陶瓷器胎刻劃圈紋之事例於中國至少可上溯戰國時期，河南省北齊武平七年（576）李雲墓青釉帶繫罐罐肩的重圈紋也是以圓規刻劃的著名實例，^{⑦⑬} 但構圖不若遼窯製品變化繽紛。相對於遼代彩釉陶之利用多重圈紋組合成複雜中帶秩序感的幾何圖紋似乎未見於唐宋時代陶瓷，敘利亞八至九世紀釉陶則見與遼代釉陶構思一致的重圈紋（圖49），^{⑦⑭} 後者於各圓心加飾團花形飾的作法也和前引阿爾科爾沁旗遼墓三彩鉢於圓心等部位施以點彩的構思異曲而同工（同圖47）。

⑥⑧ Miho Museum, 《エジプトのイスラーム文様》（滋賀縣：Miho Museum, 2003），頁102，no.233。

⑥⑨ 阿魯科爾沁旗文管所（馬鳳磊等），〈阿魯科爾沁旗先鋒鄉和雙勝鎮遼墓清理報告〉，《內蒙古文物文物考古》，1996年1、2期，頁80，圖4之2。

⑦⑩ 杉村棟，《ペルシアの名陶 テヘラン考古博物館所藏》（東京：平凡社，1980），圖5。

⑦⑪ 阿魯科爾沁旗文管所（馬鳳磊等），前引〈阿魯科爾沁旗先鋒鄉和雙勝鎮遼墓清理報告〉，頁78，圖2之1。

⑦⑫ 赤峰市博物館等（劉冰），〈赤峰阿旗罕蘇木蘇木遼墓清理簡報〉，《內蒙古考古文物》，1998年1期，圖11之1。

⑦⑬ 周到，〈河南濮陽北齊李雲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圖版10之6。

⑦⑭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4), p. 175, Cat.D.5.

學者已曾指出，光是《遼史》一書所載自遼天贊二年（923）至咸雍四年（1068），來自西域伊斯蘭諸國的貢使有二十次之多，其中包括三次大食國遣使進貢。此處大食所指迄無定說，但可能候選則包括統領中亞和伊朗地區的薩曼王朝、中亞東部喀喇汗王朝、都城於今阿富汗東南部加茲尼的伽色尼王朝，甚至阿拔斯王朝。^{⑦⑤}就遼墓考古而言，內蒙奈曼旗遼開泰七年（1018）陳國公主及駙馬墓既見鑿刻阿拉伯銘文的銅盆，並伴出了伊斯蘭刻花玻璃紙槌瓶，^{⑦⑥}而前述相對年代與陳國公主墓大抵相近，燒造於十一世紀前期的陰刻線畫白釉綠彩或三彩陶盆，其紋樣裝飾氛圍亦洋溢著伊斯蘭風。考慮到遼墓屢次出土伊斯蘭文物，河北省宣化遼墓甚至可見推測是由中亞傳入的黃道十二宮星圖，看來遼代鉛釉陶所見此類幾何式裝飾圖紋很可能是受到伊斯蘭工藝品紋樣的啟發。

四、伊朗賽爾柱克時期的剔劃花陶器

賽爾柱克王朝（1037—1157）的剔劃花陶瓷有多種面貌，但對於具有中國陶瓷背景常識的人而言，十二世紀伊朗中部卡山（Kashan）地區生產的俗稱Silhouette Ware也就是日譯「影繪手」的陶器，或許是最容易留下印象的作品了。其剔花裝飾是在白色器坯施黑化妝，再剔去紋樣以外的黑泥漿料施罩透明釉後入窯燒成，常見的裝飾母題除了人物、動物像之外，還有庫非體（Kufic）文句（圖50），^{⑦⑦}其圖紋工藝以及黑白對比氛圍酷似十二世紀初期北宋磁州窯類型白地剔黑花標本（同圖15）。其次，Silhouette Ware既有於器表施透明釉者，

⑦⑤ 黃時鑑，〈遼與「大食」〉，《新史學》，3卷1期（1992），頁47-67；馬建春，〈遼與西域伊斯蘭地區交聘初探〉，《回族研究》，2008年1期，頁95-100。

⑦⑥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48，圖28；頁57，圖34之2。簡短的討論參見：阿卜杜拉·馬文寬，《伊斯蘭世界文物在中國的發現與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頁28-49；132-134。謝明良，〈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3-15。

⑦⑦ 座右寶刊行會，《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東京：小學館，1986），圖40。

也存在施罩翠藍釉的製品（圖51），^{⑦⑧} 無獨有偶，磁州窯類型之白地剔黑花製品亦見施鉛綠釉二次入窯燒成的作品（圖52），^{⑦⑨} 後者之相對年代不晚於十二世紀前期，相當於或略早於Silhouette Ware同類標本的時代。

主要出土於裏海西南伊朗西北地區Aghkand等地俗稱的Aghkand Ware，是先於器胎塗施白化妝，再刻劃深及澀胎的單線或雙鉤輪廓，並於劃線處飾黃、綠彩之後罩透明釉燒成（圖53），^{⑧⑩} 與這類A. Lane所主張可防止燒造時色釉不當流竄的圖紋輪廓線刻技法相近的陰刻鉛釉陶器，^{⑧⑪} 曾見於伊拉克Samarra遺址出土的晚唐九世紀白釉綠彩標本（圖54）。^{⑧⑫} 另外，位於Aghkand區域東邊的Amol地區也燒造有類似裝飾工藝的鉛釉陶器，其同樣是在白化妝的胎上線刻圖紋而後飾彩，經常可見開光布局或以網格等色釉填繪背底的製品（圖55），^{⑧⑬} 其相對年代約於十二至十三世紀。傳Amol出土品當中另可見到施白化妝後，以刻劃或剔花手法顯露三角形、圓形或方格等深色器胎，並結合陰刻或彩繪而營造出視覺有似於三彩的鳥紋鉢（圖56）。^{⑧⑭} 應該一提的是，該鉛釉鳥紋陶鉢所見以剔花幾何紋、陰刻線紋以及綠彩等所構成的氛圍和裝飾技法，令人想起前述遼開泰四年（1015）耶律元寧墓出土的白釉綠彩盤（同圖41）。不僅如此，鉢內側上方部位與鳥頭頸夾雜相間、形似圓形開光所見排列有序間隔剔出的方格紋，也和北京故宮藏梅瓶（同圖13）或日本根津美術館藏磁州窯類型當陽峪窯蓋罐罐身卷草紋上下方的紋飾帶異曲而同工（圖57）。^{⑧⑮} 後者罐身中央卷草紋飾因酷似「至和三年」銘剔花葉形枕（圖58），^{⑧⑯} 可知其相對年代亦約在北

⑦⑧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頁155，圖147。

⑦⑨ 大阪市立美術館，前引《白と黒の競演—中國・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頁113，圖105。

⑧⑩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頁152，圖128。

⑧⑪ Arthur Lane, *Early Islamic Pottery* (London: Faber & Faber, 1958), p. 25.

⑧⑫ F. Sarre,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Berlin, 1925), XXVII.

⑧⑬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頁152，圖127。

⑧⑭ 杉村棟，前引《ペルシアの名陶 テヘラン考古博物館所藏》，圖41。雖然杉村氏將該鳥紋鉢的年代定於十至十一世紀，但近年歐美相關圖籍多認為此類標本的年代約在十一至十二世紀，例如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p. 266-267，本文同意後者的定年。

⑧⑮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2・宋，頁238，圖227。

⑧⑯ 臺灣臺北述鄭齋藏品，筆者實見。

宋至和三年（1056）即十一世紀中期。

距Amol南邊不遠，傳Rayy出土的鉛釉陶鉢也是利用刻劃白化妝的手法營造出顯現深色澀胎的圖紋（圖59）。^{⑧7} 應予留意的是，該陶鉢內側中段部位和底心另以梳紋填飾鳥獸主紋以外的空間，而此一以梳紋飾背底的磁州窯標本之年代約相當於觀台窯二期前段（1068—1100）（圖60），^{⑧8} 長谷部樂爾認為磁州窯梳紋係繼白剔花和珍珠地之後為突顯主題的簡易加工量產製品。^{⑧9} 另外，相對年代在十二世紀前期以梳紋做為裝飾帶背底的磁州窯類型斂口鉢（圖61），^{⑨0} 其器形和裝飾布局也和東方伊斯蘭世界今阿富汗斯坦出土的十二世紀折腰鉢有相近之處（圖62），^{⑨1} 後者所見網格背底令人狐疑其是否會是磁州窯類型珍珠地紋的另類表現形式（圖63）？^{⑨2}

俗稱的Gabri Ware也是以剔花手法營造紋樣和背底色差的著名鉛釉陶器。所謂Gabri是波斯語意指瑣羅亞斯德教即火祆教教徒，Gabri Ware一名是來自以往古物商之間盛傳該類型釉陶所見人面獅身等裝飾母題不盡符合伊斯蘭教傾向，故而推測其應是之前伊朗國教瑣羅亞斯德教教徒的用器。由於該類型標本主要出土於裏海西南、伊朗西北部Kurdistan的Garrus地區，因此自1940年代Arthur Lane認為有證據顯示其應燒造於Yastkand和其他位於Kurdistan的Garrus山區以來，^{⑨3} 一般就以Garrus Ware稱呼之。特別是德國人類學研究所於Kurdistan-Azerbaijan邊界Takht-I Suleiman地區所發掘出土的標本不僅數量多，地層關係也相對清楚。^{⑨4} Garrus類型製品紋飾多樣，人物、鳥獸（圖

⑧7 杉村棟，前引《ペルシアの名陶 テヘラン考古博物館所藏》，圖40。

⑧8 Yutaka Mino, *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rn China: Tz'u-chu Type Wares, 960-1600 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88-89.

⑧9 長谷部樂爾，前引《磁州窯》，頁128。

⑨0 北京大學考古系等，前引《觀台磁州窯》，彩版6之1。

⑨1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 270, cat. le. 5.

⑨2 長谷部樂爾，前引《磁州窯》，圖18。

⑨3 Arthur Lane, *Early Islamic Pottery*, p. 26.

⑨4 Rudolf Schnyder, "Mediaeval Incised and Carved Wares from North West Iran," in the William Watson ed., *The Art of Iran and Anatolia from the 11th to the 13th Century A.D.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 4)* (London: Univerisity of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74), pp. 85-95.

64)、⁹⁵ 花草之外，還見吉祥字銘（圖65），⁹⁶ 其裝飾工藝多是於紅褐色器胎施白化妝，然後剔除紋飾以外部位白土，再罩以透明釉或綠色、黃褐色或錳紫色系鉛釉，有時為突顯黑白對比效果往往還於減地背底塗抹錳發色的黑彩（圖66），⁹⁷ 其工序如前述當陽峪窯刻花填色標本（同圖13），圖紋裝飾效果亦直逼宋代磁州窯類型剔花製品，後者磁州窯系作品一般施高溫釉，但亦見施罩綠色低溫鉛釉二次入窯燒造的作品（同圖52），其相對年代在十一至十二世紀。依據Rudolf Schnyder對於Takht-I Suleiman出土釉陶標本的分類，於第4組群開始出現動物和庫非體字（Kufic）的裝飾母題，但典型的剔劃花Karrus ware則多見於第5組群，後者器形特徵常見於十二至十三世紀初期其他伊斯蘭陶器，裝飾圖像豐富，除了獅、鷹等之外，還有各式花葉和幾何紋。⁹⁸

五、剔劃花技法影響傳播的評估

早在1960年代，熟悉中國和伊斯蘭兩地陶瓷史的三上次男博士已經注意到宋代磁州窯剔劃花製品和Garrus Ware之間的類似性，並且主張中國陶瓷剔劃技法乃是在波斯同類技法影響下才誕生的。三上認為：在年代方面，中國陶瓷剔花技法最早見於十一世紀後半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磁州窯類型標本，而Garrus Ware剔花技法則略早於中國，始於十一世紀前半。其次，相對於器形和製陶等基礎工藝方面中國陶瓷曾給予波斯陶器影響，然而在作品的設計和表現技法層面中國則頗受波斯陶器的啟發。⁹⁹ 三上說法提出之後，隨即得到日方波斯藝術史領域學者的支持，認為其說言之成理。¹⁰⁰ 雖然三上並未言明中國陶

⁹⁵ Giovanni Curatola, *Persian Ceramics From the 9th to the 14th Century* (Milan: Skira editore, 2006), p. 72.

⁹⁶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頁152，圖131。

⁹⁷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 262, cat. Ib. 3.

⁹⁸ Rudolf Schnyder, “Mediaeval Incised and Carved Wares from North West Iran,” pp. 92-93.

⁹⁹ 三上次男，《ペルシアの陶器》中公文庫580（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據1969年版改訂），頁124。

¹⁰⁰ 深井晉司，〈イスラームの美術〉，收入嶋田襄平編，《イスラム帝國の遺産》東亞文明の交流3（東京：平凡社，1970），頁337。

瓷剔花技法始於北宋熙寧年間的依據，但似可推測其或是參考了大英博物館藏著名的帶「熙寧四年」（1071）紀年銘磁州窯剔花枕（同圖14）。不過該紀年瓷枕雖明示了磁州窯剔花技法不晚於熙寧四年，然而此一紀年屬年代下限非關上限。

就今日的考古發掘資料而言，發現有絹地青綠山水和設色花鳥畫軸的遼寧省葉茂台遼墓，即伴出一件白釉剔花盤口瓶（圖67），而該墓的相對年代約在十世紀後半期，^⑩ 此說明了中國陶瓷剔花技法應可上溯十世紀後期。另一方面，Garrus Ware陶器雖可上溯十一世紀，但典型的或說使用減地剔花技法的標本則屬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遺物，^⑪ 至於三上次男屢次提及的一件同氏推測來自十至十一世紀伊拉克窯場，^⑫ 但A. Lane認為出自十至十一世紀伊朗Rayy地區窯場的以圓規輔助繪飾刻花圖紋的剔花陶器（圖68），^⑬ 其定年和產地判斷其實頗為分歧，如Rudolf Schnyder就認為，既然同類標本見於Takht-I Suleiman區域Garrus Ware之第5組群，故其相對年代亦應在十二至十三世紀初期，修正了以往A. Lane等偏早的定年，^⑭ 岡野智彥雖承襲三上十至十一世紀的定年但認為其屬伊朗製品。^⑮

這樣看來，中國陶瓷剔花工藝的初始年代似乎不晚於波斯陶器，並且很可能更早於中近東類似標本的年代。那麼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借鑑影響的關係呢？就個人所掌握的少數文獻看來，歐美學者對此議題並不熱衷，多是輕描淡寫地提及伊朗西北區域的陶瓷剔花技藝可能與金銀器或土耳其人至伊朗西北部開墾

⑩ 馮永謙，〈葉茂台遼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12期，頁43，圖4之1。

⑪ Arthur Lane, *Early Islamic Pottery*, p. 26;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p. 260-264; Giovanni Curatola, *Persian Ceramics From the 9th to the 14th Century*, pp. 69-72.

⑫ 三上次男，〈ペルシア陶器と中國陶磁〉，《MUSEUM》，212（1968），收入《イスラーム陶器の研究》三上次男著作集6（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90），頁84，以及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同氏對頁49圖32的解說。

⑬ Arthur Lane, *Early Islamic Pottery*, p. 25.

⑭ Rudolf Schnyder, "Mediaeval Incised and Carved Wares from North West Iran," p. 93.

⑮ 岡野智彥，〈魅惑のペルシア陶器 イスラーム陶器誕生までの流れ〉（東京：中近東文化センター附屬博物館，2007），頁60，圖版144。

一事有關，而未涉及中國窯址情況，^⑩ 其和三上次男等日方學者力主中國剔劃花陶瓷所受波斯影響的論調大異其趣。中國馬文寬則並陳諸說，認為伊朗西北地區此類剔劃花陶器既可能受到地中海東岸或安納托利亞地區的影響，也不排除受到中國陶瓷的影響。^⑪ 不過，上述各說法均止於推測，並未出示具體論證依據。

如前所述，位於裏海南方、Garrus地區東方的Rayy曾出土以刻劃技法來凸顯深色澀胎的鉛釉陶鉢（同圖59）。其次，產地仍待確認的日本出光美術館藏以圓規刻劃圖紋邊廓的白釉剔花鉢（同圖68），一說來自Rayy地區所燒製。應該留意的是，十一世紀波斯著名學者Al-Birūnī（973—1048）曾經提到，當他造訪一位由Isfahan移往Rayy的商人宅邸，很驚訝地發現屋內竟有各式各樣的中國陶瓷，不僅如此，Bir ni還描述了中國陶瓷的製作方式，甚至批評了波斯陶工的中國陶瓷製品品質欠佳。^⑫ 從Bir ni生動的體驗記錄，不難想像伊朗北西部富裕人家的中國陶瓷消費情況，以及當地陶工樂於模倣中國陶瓷。從目前的資料看來，以剔劃減地方式來營造陶瓷胎和釉呈色對比效果的中國陶瓷之年代極可能要早於波斯陶器，而若考慮到兩地製品的類似性，以及十一世紀鄰近生產該類製品窯址的波斯住民曾擁有、使用中國陶瓷，似可認為波斯陶器的剔劃減地裝飾技法有較大可能是受到中國陶瓷的啟發。

其實，中國剔花陶瓷很早就經由海路運銷其他國家，最顯著的案例莫過於1990年代於印尼海域雅加達（Jakarta）以北，距邦加島（Bangka Island）半途約150公里打撈上岸命名為*Intan Wreck*所見白釉剔花盤口瓶（圖69）。從伴出的其他遺物可知，*Intan Wreck*的相對年代約在十至十一世紀。由於與該白釉剔花盤口壺造型、裝飾技法均極類似的作品另見於前引相對年代約在十世紀後半的中國

^⑩ Arthur Lane, *Early Islamic Pottery*, p. 25; Rudolf Schnyder, “Mediaeval Incised and Carved Wares from North West Iran,” p. 94.

^⑪ 馬文寬，〈伊朗賽爾柱克伊斯蘭陶器及與中國瓷器的關係〉，《故宮學刊》，2（2005），頁160-161。

^⑫ Paul Kahle,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Lands of Islam,”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 (1942), p. 36; 馬文寬，前引〈伊朗賽爾柱克伊斯蘭陶器及與中國瓷器的關係〉，頁161-162。

遼寧省葉茂台遼墓（同圖67），可知Intan Wreck盤口壺的年代亦相當於此一時期。^⑩ 從河南省登封曲河、密縣西關窯址採集到同類器式標本，知其應屬中國北方窯系製品。^⑪ 另外，據說河北邯鄲地區北宋早期墓亦曾出土同類製品，^⑫ 此則又說明了這類剔花製品應為北宋早期廣義的磁州窯作例。儘管於途中不幸失事沉沒的Intan Wreck的原定航路還有待復原，不過其伴出遺物除了大量的中國青瓷和白瓷之外，還包括了可能產自伊拉克的翡翠藍釉標本，以及伊朗地區的玻璃瓶。^⑬

小結

雖然宋代北方瓷窯所燒造廣義磁州窯類型剔花製品是中國陶瓷裝飾史上重要的篇章，不過學界對於其原型之推測則未有共識，除了想像與雕漆外觀相似之外，^⑭ 要以倣金屬器鑿胎或鎏金銀器最為常見，^⑮ 後者說法和1940年代Arthur Lane主張波斯陶器剔花（Sgraffiato）來自金屬器影響之看法大概相類。^⑯ 另一方面，盛唐期唐三彩枕枕面戳印朵花而後填入有色泥料於工藝上近於所謂鑲嵌的製品，^⑰ 晚唐陝西省法門寺出土的鎏金銀平脫硃色瓷碗，也反映了陶工借鑑其他質材工藝品的加工手法以豐富陶瓷器的裝飾，至於湖南長沙窯青瓷褐斑、河北邢窯白瓷褐斑或河南、山西等瓷窯的乳濁釉花瓷等標本更是體現了晚

⑩ 謝明良，〈關於印坦沉船〉，《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316。

⑪ 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36。

⑫ 劉濤，前引〈“磁州窯類型”幾種瓷器的年代與產地〉，頁67註6所引馬忠理氏的談話。

⑬ Michael Fleckerm,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 (2002), pp. 87-89, p. 118.

⑭ 陳萬里，前引〈談當陽峪窯〉，頁47。

⑮ 秦大樹（小野木裕子譯），〈磁州窯樣式的形成と發展〉，《東洋陶磁》，20、21（1990、91-93），頁40；同氏〈白釉剔花裝飾的產生、發展及相關問題〉，《文物》，2001年11期，頁67-68。

⑯ Arthur Lane, *Early Islamic Pottery*, p. 25.

⑰ 高橋照彥，〈遼寧省唐墓出土文物的調查與朝陽出土三彩枕的研究〉，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232-233。

唐九世紀瓷器的加彩風尚，^⑪ 因此前述陝西耀州窯黑釉刻花填白彩（同圖3）或安徽壽州窯漏花印紋等作品（同圖5）也應在此一時代裝飾氛圍中予以掌握。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留意宋代剔劃花陶瓷的裝飾工序其實和唐代文獻所謂「鏤牙」、日本文書稱作「撥鏤」的染色象牙雕極為一致。如正倉院藏唐代紅牙撥鏤棋子（圖70），^⑫ 乃是於染紅的坯料剔劃露出象牙本色的啣綬鳥紋，並於綬帶或鳥翅局部填充綠色等色料以增益色彩，其和陶瓷塗施化妝土後剔劃露胎圖紋，或者又於減地背底填充彩色的製作工序若合符節。從《大唐六典》載中尚署每年二月「進鏤牙尺及木畫紫檀尺」；《翰苑群書》記述皇帝於「中和節賜紅牙銀寸尺」予臣僚，可以推測鏤牙尺是具有儀式規格高度的貴重器物，日本天平勝寶八年（756）獻物帳所載錄正倉院傳世的「紅牙撥鏤尺」、「綠牙撥鏤尺」（圖71），^⑬ 則如實地展示了唐代鏤牙、紅牙尺的豪華氣派，^⑭ 故不排除撥鏤所見高貴繽紛的裝飾可能致使陶工興起模倣的意圖。

值得一提的是，西元前古埃及已見撥鏤製品，唐代撥鏤技法一說可能是經由波斯沿絲路而傳入，^⑮ 1980年代甘肅武威市南營鄉弘化公主墓也出土了紅牙撥鏤雙陸棋子（圖72），^⑯ 由於本名為波羅塞戲的雙陸是自西方傳入中亞再進入中國的遊戲，^⑰ 看來唐代撥鏤乃是受到西方影響的論點應可成立。不過此一情事並不直截意謂前述波斯西北地區剔劃花陶器工藝之原型一定要和西方埃及等地傳入的撥鏤有關，並且必定又與宋瓷或金屬器無涉。因為我們不容輕忽部

⑪ 謝明良，〈綜述六朝青瓷褐斑裝飾—兼談唐代長沙窯褐斑及北齊鉛釉二彩器彩飾來源問題〉，原載《藝術學》，4（1990），收入《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297。

⑫ 松本包夫監修，《正倉院とシルクロード》太陽正倉院シリーズ1（東京：平凡社，1981），頁103。

⑬ 松本包夫監修，前引《正倉院とシルクロード》，頁109。

⑭ 米田雄介，〈覺書 東大寺獻物帳（九）—正倉院寶物の原簿—〉，《古代文化》，62卷1號（2010），頁142。

⑮ 松本包夫等，〈撥鏤—凍れるシルクロード〉，收入前引《正倉院とシルクロード》，頁130。

⑯ 甘肅省文物局編，《甘肅文物菁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圖328。

⑰ 增川宏一，《盤上遊戲の世界史 シルクロード遊びの傳播》（東京：平凡社，2010），頁231-234。

分波斯陶器器形及紋樣和宋代北方陶瓷的類似性。相對而言，北宋磁州窯類型製品（同圖14、60）或晚唐長沙窯所見的漢字裝飾也不免讓人狐疑其是否竟是流行以可蘭經文為裝飾母題（同圖50、51）之伊斯蘭陶器風尚的中國化？至於宋金時期北方瓷窯所見銅發色的所謂孔雀藍鹼性釉則無疑是受到中近東陶瓷的影響才出現的新製品。^⑫

（責任編輯：陳卉秀）

⑫ 加藤土師萌，〈唐三彩釉藥考〉，《古美術》，1（1963），頁39；Nigel Wood等（六嶋由岐子譯），〈中國法花釉の研究〉，《東洋陶磁》，20、21（1990、91-93），頁235-245。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セゾン美術館

- 1998 《「中國陶磁の至寶 英国デイヴィッド コレクション展」 カタログ》，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

Sezon Museum of Art

- 1998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 Catalogue*, Osaka: Yomiuri Shimbun Holdings, Osaka.

ロレンス・スミス編

- 1980 《東洋陶磁》5・大英博物館，東京：講談社。

Smith, Lawrence, ed.

- 1980 *Tōyō tōji* (Oriental Ceramics), vol. 5, British Museum, Tokyo: Kodansha.

丁送來

- 1991 〈長沙窯瓷枕初探〉，《湖南博物館文集》，長沙：岳麓書社。

Ding, Song-lai

- 1991 “Changshayao cizhen chutan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rcelain Pillows from Changsha Kiln),” *Hunan bowuguan wenji* (Hunan Museum Collection),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三上次男

- 1990 〈ペルシア陶器と中国陶磁〉，《MUSEUM》，212（1968），收入《イスラーム陶器の研究》三上次男著作集6，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
- 1993 《ペルシアの陶器》中公文庫580，東京：中央公論社，據1969年版改訂。

Mikami, Tsugio

- 1990 “Perushia tōki to chūgoku tōji (Persian Pottery and Chinese Ceramics),” *MUSEUM*, 212 (1968), in *Isurāmu tōki no kenkyū* (A Study of Islamic Pottery), Mikami Tsugio Collection 6, Tokyo: Chūōkōron bijutsu shubbansha.
- 1993 “Perushia no tōki (Persian Pottery),” *Chūkō Bunko* 580, Tokyo: Chūōkōronsha, 1969, revised edition.

大阪市立美術館

- 2002 《白と黒の競演—中国・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

Osaka City Museum of Fine Arts

- 2002 *Charm of Black & White Ware: Transition of Cizhou Type Wares*, Osaka: Osaka City Museum of Fine Arts.

小林仁

- 2011 〈中国の象嵌陶磁について〉・《李秉昌博士記念韓国陶磁研究報告》V，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Kobayashi, Hitoshi

- 2011 “Chūgoku no zōgan tōji ni tsuite (Inlaid Ceramics of China),” *Rhee Byung-chang hakase kinen kankoku tōji kenkyū hōkoku V* (Dr. Rhee Byung-chang Memorial Research Report on Korean Ceramics, V), Osaka: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弓場紀知

- 2000 〈謎の遼三彩〉・《陶説》，564。

Yuba, Tadanori

- 2000 “Nazo no ryō sansai (Mystery of Liao Sancai),” *Tōsetsu*, 56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 1995 《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1995 *Excavations of the Lingwu Kiln-site in Ningxia*,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杜玉生）

- 1991 〈北魏洛陽城內出土的瓷器與釉陶器〉・《考古》，12期。

Archaeological Team on Han-Wei Luoya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Du, Yu-sheng)

- 1991 “Beiwei luoyang chengnei chutu de ciqi yu youtaoqi (Porcelain and Glazed Pottery Unearthed in Northern Wei Luoyang),” *Archaeology*, no. 12.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1993 《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Inner Mongoli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t al.

- 1993 *Tomb of the Princess of State Che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文化財廳等

- 2006 《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II，Mokpo: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of Korea。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et al.

- 2006 *The Shinan Wreck*, II, Mokpo: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of Korea.

片山まび

- 2003 〈中世・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象嵌陶器の再評 — 中国陶磁を視座として〉・《青丘學術論集》，22。

Katayama, Mabi

- 2003 “Chūsei Higashiajia ni okeru zōgan tōki no sai hyōka — chūgoku tōji o shiza toshite (Re-evaluation of Inlaid Pottery in Middle Ages and East Asia: From a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eramics),” *Seikyū gakujutsu ronshū* (Seikyū Academic Essay Series), no. 22.

王小蒙

2013 〈唐耀州窯素胎黑彩瓷的工藝特點及淵源、影響〉，《考古與文物》，3期。

Wang, Xiao-meng

2013 “Origin of the Technique of Porcelain with Black Drawings from the Yaozhou Kiln during the Tang Period and Its Influence,”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3.

出光美術館

1987 《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 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

Idemitsu Museum of Arts

1987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Idemitsu Collection*, Tokyo: Heibonsha.

加藤土師萌

1963 〈唐三彩釉藥考〉，《古美術》，1。

Katō, Hajime

1963 “Tangsancai uwagusuri kō (Remarks on the Glazes of Tang Sancai),” *Kobijutsu*, 1.

北京大學考古系等

1997 《觀台磁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t al.

1997 *Guantai Cizhou yaozhi* (Cizhou Kiln Site at Guantai),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北京藝術博物館編

2010 《中國當陽峪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3 《中國吉州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Beijing Art Museum, ed.

2010 *Dangyangyu Kiln of China*, Beijing: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2013 *Jizhou Kiln of China*, Beijing: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甘肅省文物局編

2006 《甘肅文物菁華》，北京：文物出版社。

Gansu Cultural Heritage Bureau, ed.

2006 *Gansu wenwu jinghua* (Gems of Cultural Relics from Gansu),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伊藤郁太郎

1992-94 〈高麗青磁をめぐる諸問題—編年論を中心に—〉，《東洋陶磁》，22。

Itoh, Ikutaro

1992-94 “Problems in the Chronology of Koryo Celadon,” *Tōyō tōji* (Oriental Ceramics), vol. 22.

任志衆

2007 〈中國早期鑲嵌瓷的考察〉，《文物》，11期。

Ren, Zhi-lu

2007 “Study on Early Chinese Porcelain with Inlay,” *Cultural Relics*, vol. 11.

米田雄介

2010 〈覚書 東大寺献物帳（九）—正倉院宝物の原簿—〉,《古代文化》, 62卷1號。

Yoneda, Yūsuke

2010 “Oboegaki Tōdaiji kenmotsuchō 9: Shōsōinhōmotsu no genbo (A Memorandum of the Catalogue of Offerings to Todaiji Temple 9: Original Registers of Shosoin Treasures), *Cultura Antiqua*, 62:1.

西谷正

1997 〈象嵌技術の系譜〉, 收入上田正昭編,《古代の日本と渡來の文化》, 東京: 學生社, 頁188-201。

Nishitani, Tadashi

1997 “Zōgan gijutsu no keifu (Genealogy of Inlay Techniques)”, in *Kodai no Nihon to torai no bunka* (Ancient Japan and Introduced Cultures), ed. Ueda Masaaki, Tokyo: Gakuseisha, pp. 188-201.

宋伯胤

2002 《枕林拾遺》,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Song, Bo-yin

2002 *Zhenlin shiyi* (On Pillows), Xi'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李效偉等編

2012 《南青北白長沙彩》作品卷, 長沙: 湖南美術出版社。

Li, Xiao-wei et al. eds.

2012 *Nanqing beibai zhangshacai zuopinjuan* (Celadon in the South, White Porcelain in the North, and Color-Glazed Porcelain in Changsha: Volume of Ceramic Works),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李景洲等

2011 《中國登封窯》, 北京: 文物出版社。

Li, Jing-zhou et al.

2011 *Zhongguo dengfengyao* (Dengfeng kiln in China),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杉村棟

1980 《ペルシアの名陶 テヘラン考古博物館所藏》, 東京: 平凡社。

Sugimura, Tō

1980 *Perushia no meitō Teheran kōko hakubutsukan sho kura* (Famous Persian Pottery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in Tehran), Tokyo: Heibonsha.

赤峰市博物館等 (劉冰)

1998 〈赤峰阿旗罕蘇木蘇木遼墓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 1期。

Museum of Chifeng City, et al. (Liu, Bing)

1998 “Chifeng aqihan sumu sumu liaomu qingli jian bao (A Brief Report on Cleaning the Liao Tombs in Hansumusumu, Ar Horqin Banner, Chifeng City),” *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no. 1.

町田市立博物館

2013 《一舛田コレクション—ヴェトナム陶磁の二千年》, 東京: 町田市立博物館。

Machida City Museum

2013 *Masuda korekushon- vetonamu tōji no nisennen* (Masuda Collection: Two Thousand Years of Vietnamese Ceramics), Tokyo: Machida City Museum.

町田吉隆

2008 《契丹陶磁—遼代陶磁の資料と研究—》, 京都: 朋友書店。

Machida, Yoshitaka

2008 *The Kitai Pottery: A Study of Artifacts from the Liao Dynasty*, Kyoto: Hōyūshoten.

周到

1964 〈河南濮陽北齊李雲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 《考古》, 9期。

Zhou, Dao

1964 “Henan puyang beiqi liyunmu chutu de ciqi he muzhi (Porcelain and Epigraphs Unearthed from the Northern Qi Tomb of Li Yun in Puyang, Henan),” *Archaeology*, no. 9.

孟耀虎

2006 〈山西渾源窯新發現的鑲嵌青瓷〉, 《收藏界》, 8期。

Meng, Yao-hu

2006 “Shanxi hunyuanyao xinfaxian de xiangkan qingci (Inlaid Celadon Wares Newly Discovered from the Hunyuan Kiln in Shanxi),” *Collection World*, no. 8.

岡野智彦

2007 《魅惑のペルシア陶器 イスラーム陶器誕生までの流れ》, 東京: 中近東文化センター附属博物館。

Okano, Tomohiko

2007 *Fascination of Persian Ceramics*, Tokyo: Affiliated Museum of the Middle Eastern Culture Center in Japan.

林屋晴三

1980 《安宅コレクション 東洋陶磁名品圖録》高麗編, 東京: 日本經濟新聞社。

Hayashiya, Seiz

1980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and Korean Ceramics in the Ataka Collection*, vol. 2 Korea Koryo Dynasty, Tokyo: Nikkei Inc.

松本包夫監修

1981 《正倉院とシルクロード》太陽正倉院シリーズ1, 東京: 平凡社。

Matsumoto, Kaneo, et al.

1981 *Shōsōin to shirukurōdo* (Shōsōin and Silk Road), Taiyō shōsōin shirīzu (Sun Shosoin Series) 1, Tokyo: Heibonsha.

肥塚良三

1991 〈高麗の金屬器と陶磁器について〉, 收入《高麗の金屬器と陶磁器》, 大阪: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Koezuka, Ryōzō

- 1991 “Kōrai no kinzokuki to tōjiki ni tsuite (On the Metalwares and Ceramics of Koryo),” in *Metal Works & Ceramics of Koryo Dynasty, Korea*,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邵國田

- 2004 《敕漢文物精華》，呼倫貝爾市：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Shao, Guo-tian

- 2004 *Aohan China*, Hulunbeier: Inner Mongolia Culture Press.

長谷部樂爾

- 1974 〈北宋前期の磁州窯について〉，《東洋陶磁》，1。
1996 《磁州窯》中國の陶磁7，東京：平凡社。

Hasebe, Gakuji

- 1974 “On Tz’u-chou Yao of Early Northern Sung Dynasty,” *Tōyō tōji* (Oriental Ceramics), vol. 1.
1996 *Jishūyō* (Cizhou Ware), *Chūgoku no tōji* (Chinese Ceramics) 7, Tokyo: Heibonsha.

長谷部樂爾等

- 1995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中國の陶磁12，東京：平凡社。

Hasebe, Gakuji et al.

- 1995 *Nihon shutsudo no Chūgoku tōji* (Chinese Ceramics Excavated in Japan), *Chūgoku no tōji* (Chinese Ceramics) 12, Tokyo: Heibonsha.

阿卜杜拉·馬文寬

- 2006 《伊斯蘭世界文物在中國的發現與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Abudula·Ma, Wen-kuan

- 2006 *Yisilan shijie wenwu zai zhongguo de faxian yu yanjiu*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of Islamic Cultural Relics in China),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阿魯科爾沁旗文管所（馬鳳磊等）

- 1996 〈阿魯科爾沁旗先鋒鄉和雙勝鎮遼墓清理報告〉，《內蒙古文物考古》，1、2期。

Alukeerqinqi wenguansuo (Ma, Feng-lei, et al.)

- 1996 “Alukeerqinqi xianfengxiang he shuangshengzhen liaomu qingli baogao (A Brief Report on Cleaning the Liao Tombs in Xianfeng Township and Shuangsheng Town, Ar Horqin Banner),” *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no. 1, 2.

胡悅謙

- 1988 〈談壽州瓷窯〉，《考古》，8期。

Hu, yue-qian

- 1988 “Tan shouzhou ciyao (Porcelain Kilns in Shouzhou),” *Archaeology*, no. 8.

座右寶刊行會

- 1977 《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學館。

1978 《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

1986 《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東京：小學館。

Zauhō Kankōkai

1977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12 Sung Dynasty, Tokyo: Shogakukan.

1978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18 Goryeo, Tokyo: Shogakukan.

1986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21 Islam, Tokyo: Shogakukan.

秦大樹（小野木裕子譯）

1990、1991-93 〈磁州窯様式の形成と發展〉，《東洋陶磁》，20、21。

Qin, Da-shu (Onogi, Yūko tran.)

1990、1991-93 “Jishūyō yōshiki no keisei to hatte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yle of Cizhou Ware),” *Tōyō tōji* (Oriental Ceramics), vol. 20, 21.

秦大樹

2001 〈白釉剔花裝飾の產生、發展及相關問題〉，《文物》，11期。

Qin, Da-shu

200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hite Slip Sgraffito Decor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Cultural Relics*, no. 11.

貢昌

1988 《婺州古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Gong, Chang

1988 *Wuzhou guci* (Ancient Porcelain of Wuzhou),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1992 《唐代黃堡窯址》下，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7 《五代黃堡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1992 *Excavation of a Tang Kiln Site at Huangpu in Tongchuan, Xhaanxi*, Volume 2,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97 *Excavations of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Kiln Site at Huangpu in Tongchuan, Xhaanxi*,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馬文寬

2005 〈伊朗賽爾柱克伊斯蘭陶器及與中國瓷器的關係〉，《故宮學刊》，2。

Ma, Wen-kuan

2005 “Yilang saierzhuoke yisilan taoqi ji yu zhongguo ciqu de guanx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ranian Seljuk Islamic Ceramics and Chinese Porcelain),”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no. 2.

馬建春

2008 〈遼與西域伊斯蘭地區交聘初探〉，《回族研究》，1期。

Ma, Jian-chun

- 2008 “Liao yu xiyu yisilan diqu jiaopin chutan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Islamic Region),” *Journal of Hui Muslim Minority Studies*, no. 1.

高橋照彦

- 2012 〈遼寧省唐墓出土文物的調查與朝陽出土三彩枕的研究〉，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Takahashi, Teruhiko

- 2012 “Liaoningsheng tangmu chutu wenwu de diaocha yu chaoyang chutu sancaizhen de yanjiu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from the Tang Tombs in Liaoning Province and the Tri-Colored Pillows Unearthed from Chaoyang),”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t al., *Chaoyang suitang muzang faxian yu yanjiu* (Findings and Research of Sui and Tang Tombs in Chaoya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國立中央博物館美術部

- 2007 《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中國陶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

Fine Arts Department,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 2007 *Chinese ceramics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崔健

- 1998 〈高麗陶磁の性格と展開〉，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第10卷，東京：小學館。

Cui, Jian

- 1998 “Kōrai tōji no seikaku to tenkai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oryo Ceramics),” in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East Asia)*, vol. 10, Tokyo: Shogakukan.

張柏主編

-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

Zhang, Bo

- 2008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eramic Art Unearthed in China*, vol. 3, Hebei, Beijing: Science Press.

深井晉司

- 1970 〈イスラームの美術〉，收入嶋田襄平編，《イスラム帝國の遺産》東亞文明の交流3，東京：平凡社。

Fukai, Shinji

- 1970 “Isurāmu no bijutsu (Islamic Art),” in Shimada, Jōhei ed., *Isuramu teigoku no isan* (Heritage of the Islamic Empire), Tōa bunmei no kōryū (Exchang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East Asia) 3, Tokyo: Heibonsha.

野守健

- 1940 〈高麗時代古墳出土の鐵彩手〉，《陶磁》，12卷1號。

1944 《高麗陶磁の研究》，京都：清閑舍。

Nomori, Ken

1940 “Kōrai jidai kofun shutsudo no tessaishu (Tessaishu Excavated from Ancient Tombs of the Koryo Period),” *Oriental Ceramics*, vol. 12, no. 1.

1944 *Kōrai tōji no kenkyū* (A Study on Koryo Ceramics), Kyoto: Seikansha.

陳萬里

1954 〈談當陽峪窯〉，《文物考古資料》，4期。

1955 《宋代北方民間瓷器》，北京：朝花美術出版社。

Chen, Wan-li

1954 “Tan dangyangyuyao (On Dangyangyu Kiln),” *Wenwu kaogu ziliao* (Archeological Materials), no. 4.

1955 *The Porcelain Bottle of Northern Sung of China's Nationalities*, Beijing: Chaohua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彭善國

2003 《遼代陶瓷的考古學研究》，長春市：吉林大學出版社。

2010 〈法庫葉茂台23號遼墓出土陶瓷器初探〉，《邊疆考古研究》，9。

2012 〈遼代釉陶的類型與變遷〉，收入：《徐莘芳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徐莘芳先生紀念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Peng, Shan-guo

2003 *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Ceramics of the Liao Dynasty*,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Research on Ceramics Unearthed from Yemaotai No.23 Liao Tomb,” *Research of China's Frontier Archaeology*, no. 9.

2012 “Liaodai youtao de leixing yu bianqian (Types and Changes of Liao Glazed Pottery),” in Editorial Board of *Xu Ping-fang xiansheng jinian wenji*, *Xu Ping-fang xiansheng jinian wenji*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Memory of Mr. Xu Ping-fang), Volume 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彭善國等

2009 〈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遼代窯址的調查〉，《邊疆考古研究》，8。

Peng, Shan-guo et al.

2009 “Survey of the Liao Kiln Sites at Arukerqin Banner, Inner Mongolia,” *Research of China's Frontier Archaeology*, no. 8.

揚州博物館等

1996 《揚州古陶瓷》，北京：文物出版社。

Yangzhou Museum et al.

1996 *Yangzhou gutaoci* (Ancient Ceramics of Yangzhou),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朝鮮遺跡遺物圖鑑編纂委員會

1992 《朝鮮遺跡遺物圖鑑》12・高麗編，平壤。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Chosŏn yujŏk yumul togam*

- 1992 *Chosŏn yujŏk yumul togam* (The Illustrated Book of Ruins and Relics of Korea), vol. 12, Koryo, Pyongyang.

朝鮮總督府

- 1928 《朝鮮古蹟圖譜》8，朝鮮總督府，no. 3717-3719。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ŏn

- 1928 *Chōsen koseki zufu* (Album of Ancient Sites and Monuments of Joseon) 8,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ŏn, no. 3717-3719.

森達也 (王淑津譯)

- 2009 〈白釉陶與白瓷的出現年代〉，《中國古陶瓷研究》，15。

Mori, Tatsuya (Wang, Shu-jin, tran.)

- 2009 “Baiyoutao yu baici de chuxian niandai (The Period When White Glazed Pottery and White Porcelain Emerged),”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 vol. 15.

森達也

- 2003-2004 〈磁州窯系陶瓷生產地の分布と系譜〉，《東洋陶磁》，33。

Mori, Tatsuya

- 2003-2004 “Jishūyō kei tōshi seisanchi no bunpu to keifu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Places and Genealogy of Cizhou Ware),” *Tōyō tōji* (Oriental Ceramics), vol. 33.

菊竹淳一等

- 1998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東京：小學館。

Kikutake, Junichi, et al.

- 1998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East Asia), vol. 10, Tokyo: Shogakukan.

馮永謙

- 1975 〈葉茂台遼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2期。

- 1984 〈赤峰缸瓦窯村遼代瓷窯址的考古新發現〉，《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Feng, Yong-qian

- 1975 “Yemaotai liaomu chutu de taociqi (Ceramics Excavated from the Ye Maotai Tombs of the Liao Dynasty),” *Cultural Relics*, no. 12.

- 1984 “Chifeng gangwayaocun liaodai ciyaozhi de kaogu xinfaxian (New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Liao Kiln Sites in Gangwa Kilns in Chifeng),” *Zhongguo gudai yaozhi diaocha fajue baogaoji* (Excavation Report of Ancient Kilns in China),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黃時鑑

- 1992 〈遼與「大食」〉，《新史學》，3卷1期。

Huang, Shi-jian

- 1992 “Liao yu ‘dashi’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Arab Empire),” *New History*, vol. 3, no. 1.

董文義

1984 〈巴林右旗查干壩十一號遼墓〉·《內蒙古文物考古》，1期。

Dong, Wen-yi

1984 “Balin youqi chaganba shiyihao liaomu (The No. 11 Liao Tomb in Chaganba, Palin Right Banner),” *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no. 1.

路菁

2003 《遼代陶瓷》，瀋陽市：遼寧畫報出版社。

Lu, Jing

2003 *Liao Pottery and Porcelain*, Shenyang: Liaoning huabao chubanshe.

劉濤

2003 〈“磁州窯類型”幾種瓷器的年代與產地〉·《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總106期）。

2004 《宋遼金紀年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Liu, Tao

2003 “The Dating and Place of Production of Several Porcelain Pieces of the ‘Cizhou Kiln Type,’”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2.

2004 *Annals of Song, Liao and Jing Porcelai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增川宏一

2010 《盤上遊戲の世界史 シルクロード遊びの傳播》，東京：平凡社。

Masukawa, K ichi

2010 *Banjō yūge no yokaishi shirukurōdo asobi no denpa* (A World History of Board Games: The Spread of Silk Road Game), Tokyo: Heibonsha.

鄭良謨

1992-94 〈千支銘を通して見た高麗後期象嵌青磁の編年〉·《東洋陶磁》，22。

Ch ng, Yang-mo

1992-94 “Eto mei o tōshite mita kōrai kōki zōganseiji no hennen (A Chronological View of Later Koryo Inlaid Celadon Based on Sexagenary Cycle Year-Marks),” *Tōyō tōji* (Oriental Ceramics), vol. 22.

穆青

1997 〈剪紙貼花瓷器新證〉·《文物春秋》，增刊。

Mu, Qing

1997 “Jianzhi tiehua ciqi xinzheng (New Evidence of Porcelain with Paper-Cut Decals),” *Wenwu chunqiu*, supplement.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王小蒙）

1999 〈遼寧彰武的三座遼墓〉·《考古與文物》，6期。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t al. (Wang, Xiao-meng)

1999 “Liaoning zhangwu de sanzuo liaomu (Three Liao Tombs in Zhangwu, Liaoning),”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6.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李龍彬等)

2010 〈遼寧法庫縣葉茂台23號遼墓發掘簡報〉,《考古》,1期。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t al. (Li, Long-bin et al.)

2010 “Liao Tomb No.23 at Yemaotai, Faku County, Liaoning,” *Archaeology*, no. 1.

遼寧省博物館編

1962 《遼瓷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Liaoning Provincial Museum

1962 *Liaoci xuanji* (Collected Essays on Liao Porcelai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龜井明德

1986 《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

Kamei, Akinori

1986 *Nihon bōeki tōjishi no kenkyū* (Historical Studies of Trade Ceramics Found in Japan), Kyoto: Dōhōsha.

謝明良

2006 〈綜述六朝青瓷褐斑裝飾—兼談唐代長沙窯褐斑及北齊鉛釉二彩器彩飾來源問題〉,原載《藝術學》,4(1990),收入《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6 〈魏晉十六國北朝墓出土陶瓷試探〉,《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1994),後收入《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8 〈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 〈關於印坦沉船〉,《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Hsieh, Ming-liang

2006 “Zongshu liuchao qingci heban zhuangshi—jiantan tangdai zhangshayao heban ji beiqi qianyou ercaiqi caishi lai yuan wenti (An Overview of the Decorative Brown Spots on the Celadon of the Six Dynasties: Also on the Sources of the Brown Spots on Tang Ceramics from Changsha Kiln and the Colorful Decorations on Lead-Glazed, Two-Colored Ware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Study of the Arts*, 4 (1990), in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Six Dynasties Ceramic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Ceramics Excavated from Six Dynasty Period Tombs,”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1 (1994), in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Six Dynasties Ceramic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Yuancang liangjian ruyao zhichuiping ji xiangguan wenti (Two Mallet-Shaped Vases of the Ru Kilns in the Palace Museum and Associated Issues),” in *Taoci shouji* (Notes on Ceramics),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2008 “Guanyu yintan chenchuan (On Intan Wreck),” *Taoci shouji* (Notes on Ceramics),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蘇芳淑編

2004 《松漠風華 契丹藝術與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So, Jenny F., ed.

2004 *Noble Riders from Pines and Deserts: The Artistic Legacy of the Qidan*, Hong Kong: Art Museu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盖之庸

2004 《探尋逝去的王朝 遼耶律羽之墓》，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Gai, Zhi-yong

2004 *Tanxun shiqu de wangchao liao yeluyuzhi mu* (In Search of the Fallen Dynasty: The Liao Tomb of Yelu Yuzhi), Hohho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Miho Museum

2003 《エジプトのイスラーム文様：暮らしの中に華開いた美しき意匠》，滋賀縣：Miho Museum。

Miho Museum

2003 *Ejiputo no isurāmu monyō: Kurashi no naka ni hana aita utsukushiki ishō* (Islamic Decorative Designs of Egypt: Aesthetic Sense Found in Daily Life), Shiga: Miho Museum.

Nigel Wood等（六嶋由岐子譯）

1990、91-93 〈中國法花釉の研究〉，《東洋陶磁》，20、21。

Wood, Nigel, et al. (Rokushima, Yukiko, tran.)

1990、91-93 “Chūgoku hōhanayū no kenkyū (An Examination of Chinese Fahua Glazes),” *Tōyō tōji* (Oriental Ceramics), vol. 20, 21.

Curatola, Giovanni

2006 *Persian Ceramics from the 9th to the 14th Century*, Milan: Skira editore.

Fleckerm, Michael

2002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

Kahle, Paul

1942-43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Lands of Islam,”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 vol. 19.

Krahl, Regina

2000 *Yuegutang 悅古堂 Eine Berliner Sammlung chinesischer Keramik*, Berlin: G+H verlag.

Lane, Arthur

1958 *Early Islamic Pottery*, London: Faber & Faber.

Mino, Yutaka

1980 *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rn China: Tz'u-Chu Type Wares, 960-1600 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owry, Robert D.

1996 *Hare's Fur, Tortoiseshell, and Partridge Feathers: Chinese Brown- and Black- Glazed Ceramics, 400-14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

Sarre, F.

1925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Berlin.

Schnyder, Rudolf

1974 “Mediaeval Incised and Carved Wares from North West Iran,” in the William Watson ed., *The Art of Iran and Anatolia from the 11th to the 13th Century A.D.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 4)*, London: Univerisity of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Watson, Oliver

2004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圖版出處

- 圖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杜玉生），〈北魏洛陽城內出土的瓷器與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圖版參之4、5。
- 圖2 Regina Krah, *YUEGUTANG 悅古堂 Eine Berliner Sammlung chinesischer Keramik* (Berlin: 2000 G+H Verlag), p. 119, pl. 93.
- 圖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黃堡窯址》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彩版35。
- 圖4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黃堡窯址》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彩版39下。
- 圖5 出光美術館，《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 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1987），圖64。
- 圖6 揚州博物館等，《揚州古陶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圖44。
- 圖7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56。
- 圖8 李效偉等編，《南青北白長沙彩》作品卷（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2），頁268-270。
- 圖9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黃堡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46之3。
- 圖10 座右寶刊行會，《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學館，1977），圖110。
- 圖11 孟耀虎，〈山西渾源窯新發現的鑲嵌青瓷〉，《收藏界》，2006年8期，頁79，圖1~6。
- 圖12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2·宋，圖111。
- 圖13 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當陽峪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頁313，圖18。
- 圖14 長谷部樂爾，《磁州窯》中國の陶磁7（東京：平凡社，1996），圖21。
- 圖15 大阪市立美術館，《白と黒の競演—中國・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2002），頁84，圖51。
- 圖16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2·宋，圖243。
- 圖17 長谷部樂爾，前引《磁州窯》，圖49。
- 圖18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2·宋，圖121。
- 圖19 劉濤，〈“磁州窯類型”幾種瓷器的年代與產地〉，《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2期（總106期），頁58，圖4左。
- 圖20 蘇芳淑編，《松漠風華 契丹藝術與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4），頁316，VII: 7。
- 圖21 蘇芳淑編，前引《松漠風華 契丹藝術與文化》，頁354，VII: 26。
- 圖22 遼寧省博物館編，《遼瓷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頁109。彩圖見：路菁，《遼代陶瓷》（瀋陽市：遼寧畫報出版社，2003），圖2之32。
- 圖23 葉文程主編，《福清窯》下·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53下。
- 圖24 長谷部樂爾等，《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中國の陶磁12（東京：平凡社，1995），圖34。

- 圖2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彩版2之2。
- 圖26 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吉州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頁75，圖65。
- 圖27 Robert D. Mowry, *Hare's Fur, Tortoiseshell, and Partridge Feathers: Chinese Brown- and Black- Glazed Ceramics, 400-14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 1996), p. 254.
- 圖28 文化財廳等，《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II (Mokpo: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of Korea, 2006)，頁340，圖61。
- 圖29 座右寶刊行會等，《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1978)，圖75。
- 圖30 座右寶刊行會等，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圖71。
- 圖31 座右寶刊行會等，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圖70。
- 圖32 菊竹淳一等，《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東京：小學館，1998)，圖244。
- 圖33 大阪市立美術館，前引《白と黒の競演—中國・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頁82，圖47。
- 圖34 朝鮮總督府，《朝鮮古蹟圖編》8(朝鮮總督府，1928)，no.3717-3719(出土地點未記入)；國立中央博物館美術部，《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中國陶磁》(서울：國立中央博物館，2007)，頁160，圖70(出土於朝鮮半島古墳)。
- 圖35 林屋晴三，《安宅コレクション 東洋陶磁名品圖錄》高麗編(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0)，圖166。
- 圖36 セゾン美術館，《「中國陶磁の至寶 英国デイヴィッド コレクション展」カタログ》(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1998)，頁37，圖7。
- 圖37 町田市立博物館，《一舛田コレクション—ヴェトナム陶磁の二千年》(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2013)，頁146，圖290。
- 圖38 出光美術館，《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 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1987)，圖406。
- 圖39 町田吉隆，《契丹陶磁—遼代陶磁の資料と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8)，圖版X-25。
- 圖40 弓場紀知，〈謎の遼三彩〉，《陶說》，564(2000)，彩圖5。
- 圖41 盖之庸，《探尋逝去的王朝 遼耶律羽之墓》(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頁140。
- 圖42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李龍彬等)，〈遼寧法庫縣葉茂台23號遼墓發掘簡報〉，《考古》，2010年1期，圖版13之2；16之3。
- 圖43 彭善國等，〈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遼代窯址的調查〉，《邊疆考古研究》，8(2009)，頁393，圖6。
- 圖44 Miho Museum，《エジプトのイスラーム文様》(滋賀縣：Miho Museum，2003)，頁102，no.233。
- 圖45 阿魯科爾沁旗文管所(馬鳳磊等)，〈阿魯科爾沁旗先鋒鄉和雙勝鎮遼墓清理報告〉，《內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頁80，圖4之2。

- 圖46 杉村棟，《ペルシアの名陶 テヘラン考古博物館所藏》（東京：平凡社，1980），圖5。
- 圖47 阿魯科爾沁旗文管所（馬鳳磊等），前引〈阿魯科爾沁旗先鋒鄉和雙勝鎮遼墓清理報告〉，頁78，圖2之1。
- 圖48 赤峰市博物館等（劉冰），〈赤峰阿旗罕蘇木蘇木遼墓清理簡報〉，《內蒙古考古文物》，1998年1期，圖11之1。
- 圖49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4), p. 175, Cat.D.5.
- 圖50 座右寶刊行會，《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東京：小學館，1986），圖40。
- 圖51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頁155，圖147。
- 圖52 大阪市立美術館，前引《白と黒の競演—中國・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頁113，圖105。
- 圖53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頁152，圖128。
- 圖54 F. Sarre,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Berlin, 1925), XXVII.
- 圖55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頁152，圖127。
- 圖56 杉村棟，前引《ペルシアの名陶 テヘラン考古博物館所藏》，圖41。
- 圖57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2・宋，頁238，圖227。
- 圖58 臺灣臺北述鄭齋藏品，筆者實見。
- 圖59 杉村棟，前引《ペルシアの名陶 テヘラン考古博物館所藏》，圖40。
- 圖60 Yutaka Mino, *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rn China: Tz'u-Chu Type Wares, 960-1600 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88-89.
- 圖61 北京大學考古系等，前引《觀台磁州窯》，彩版6之1。
- 圖62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 270, cat. le. 5.
- 圖63 長谷部樂爾，前引《磁州窯》，圖18。
- 圖64 Giovanni Curatola, *Persian Ceramics From the 9th to the 14th Century* (Milan: Skira editore, 2006), p. 72.
- 圖65 座右寶刊行會，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イスラーム，頁152，圖131。
- 圖66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 262, cat. Ib. 3.
- 圖67 馮永謙，〈葉茂台遼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12期，頁43，圖4之1。
- 圖68 Arthur Lane, *Early Islamic Pottery*, p. 25.
- 圖69 筆者攝，標本現藏德國。
- 圖70 松本包夫監修，《正倉院とシルクロード》太陽正倉院シリーズ1（東京：平凡社，1981），頁103，左2行中。
- 圖71 松本包夫監修，前引《正倉院とシルクロード》，頁109，左2、3行。
- 圖72 甘肅省文物局編，《甘肅文物菁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圖328。



圖1 黑釉弦紋杯
隋代 北魏洛陽城出土 H 5.1cm



圖2 黑釉四繫罐 隋代 國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H 13.5cm



圖3 耀州窯窯址出土黑釉刻花白彩壺
唐代 H 15.3cm



圖4 耀州窯窯址出土素胎黑花盤
唐代 D 14.1cm



圖5 壽州窯黑釉漏花葉紋枕
唐代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圖6 壽州窯枕
唐代 中國江蘇省揚州唐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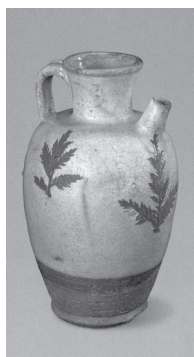


圖7 葉紋漏紬注壺
唐代 中國河北省滄縣出土



圖8 長沙窯青釉刻紋碗 唐代 D 1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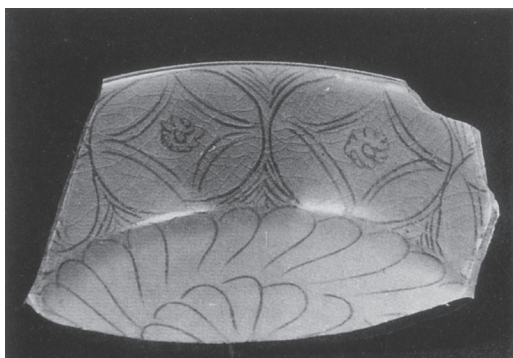


圖9 耀州窯窯址出土青瓷劃花標本



圖10 白釉劃花盤口瓶 北宋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H 41.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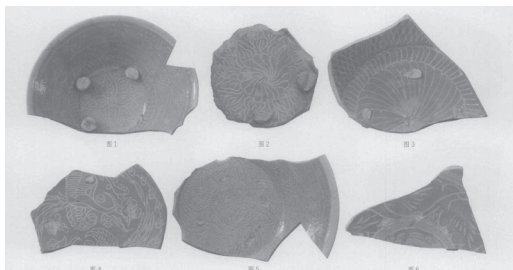


圖11 渾源窯窯址出土鑲嵌標本 北宋



圖12 白釉剔花注壺 北宋
東京國立博物館 H 20.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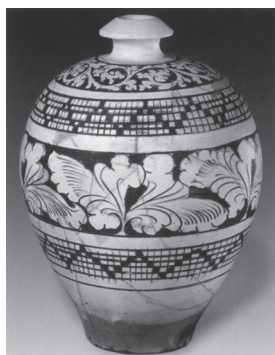


圖13 白釉剔花填彩梅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14 白地刻印花枕 北宋熙寧四年（1071）
British Museum 長21.6cm



圖15 黑剔花梅瓶 北宋
東京國立博物館 H 31.7cm



圖16 白釉跳刀壺 北宋 H 9.2cm



圖17 黑地白花枕 北宋
東京國立博物館 長29.5cm



圖18 黑地白及白地黑花罐
北宋 日本私人藏 H 23.8cm



圖19 當陽峪窯址出土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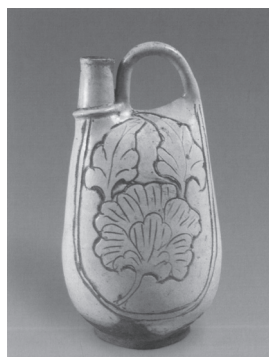


圖20 白釉劃花提梁壺 遼代
喜聞過齋 H 28.5cm



圖21 白地剔花碗 遼代
夢蝶軒 D 20.2cm



圖22 白釉劃花黑彩梅瓶 遼代
遼寧省博物館 H 36.7cm



圖23 黑地白花殘片
中國福建省福清市石坑窯址出土



圖24 黑地白花綠釉梅瓶 宋代
日本福岡市博多遺址群出土 H 40.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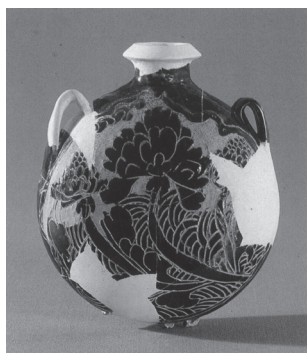


圖25 靈武窯窯址出土黑釉剔花扁壺 西夏
H 20cm



圖26 吉州窯漏釉三足爐 南宋
樟樹市博物館 H 9.5cm



圖27 吉州窯漏釉黑彩瓶 南宋
H 29.3cm



圖28 新安沉船打撈贛州窯乳丁飾柳斗紋鉢
南宋至元



圖29 青瓷象嵌壺 高麗 13世紀
H 22.1cm



圖30 青瓷逆象嵌注壺 高麗 12世紀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H 18.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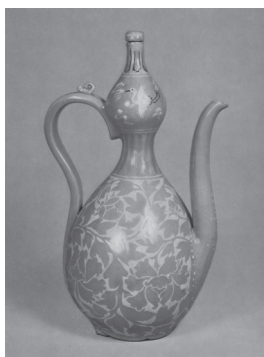


圖31 青瓷象嵌注壺
高麗 12世紀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H 34.4cm



圖32 青瓷鐵地白象嵌梅瓶
高麗 12世紀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H 26cm



圖33 白地剔黑花鉢 北宋 H 15.2cm



圖34 白地剔黑瓶 北宋
高麗古墳出土 H 20.8cm



圖35 青瓷鐵地刻紋碗 高麗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D 10.9cm



圖36 白釉象嵌鳳紋碗 北宋
British Museum H 16.8cm



圖37 鐵彩剔花注壺 越南陳朝
14世紀舛田Collection H 19.3cm



圖38 白釉綠彩盤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D 2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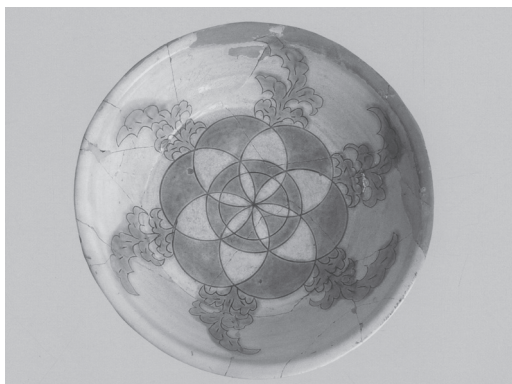


圖39 白釉綠彩盆 敖漢旗博物館藏
D 34cm



圖40 白釉綠彩剔花盤
翁牛特旗文物管理局



圖41 白釉綠彩盤 中國內蒙赤峰市遼開泰四年
(1015) 耶律元寧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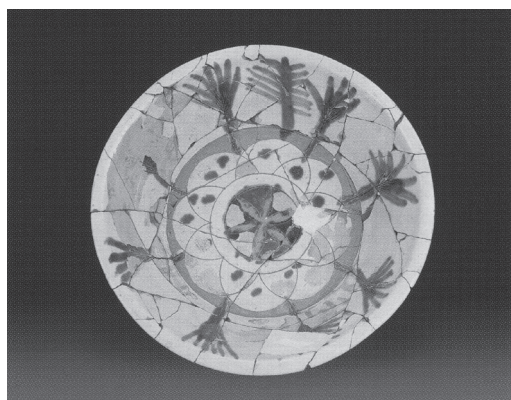


圖42 白釉綠彩陶盆
中國遼寧省法庫葉茂台遼墓(M23)
D 3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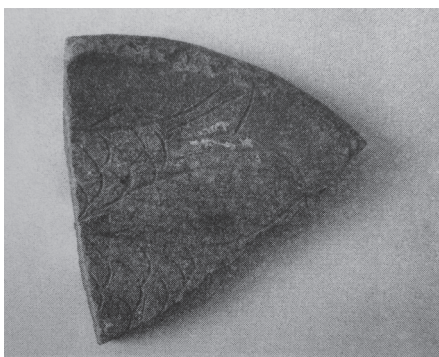


圖43 陰刻魚紋的殘片
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寶山村小南溝窯址出土



圖44 素燒鏤空濾板 埃及 10~12世紀
The Bouvier Collection D 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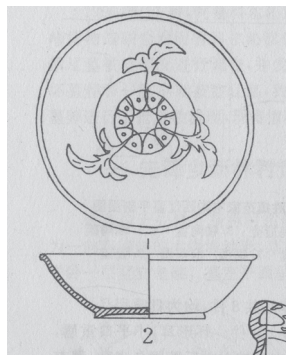


圖45 三彩線刻葉紋盆
阿魯科爾沁旗雙勝鎮范家屯遼墓出土
D 20cm



圖46 白釉藍彩陶 傳伊朗Susa出土
9~10世紀 D 2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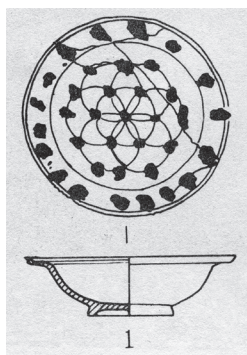


圖47 三彩釉陶鉢
內蒙阿魯科爾沁旗先鋒鄉遼墓出土
D 2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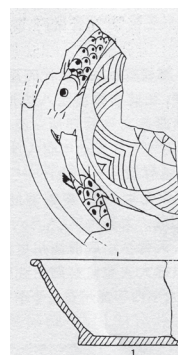


圖48 白釉綠彩盆 內蒙阿魯科爾沁旗朝克圖
東山遼墓 (M4) 出土 D 32cm



圖49 綠釉陶鉢（底部）敘利亞
8~9世紀 D 11.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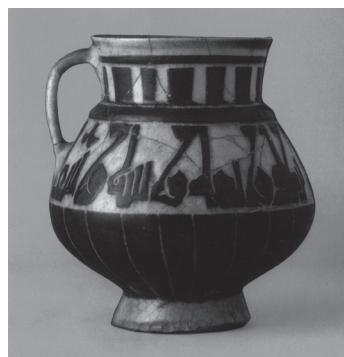


圖50 伊朗Silhouette Ware黑剔花文字執壺
12世紀 H 16.5cm



圖51 伊朗Silhouette Ware黑剔花文字花草青
釉四繫罐 12世紀 H 14.7cm



圖52 黑剔花綠釉大口罐
北宋 12世紀 MOA美術館



圖53 白色多彩刻線鳥紋鉢 伊朗
Aghkand地區 11~12世紀 D 3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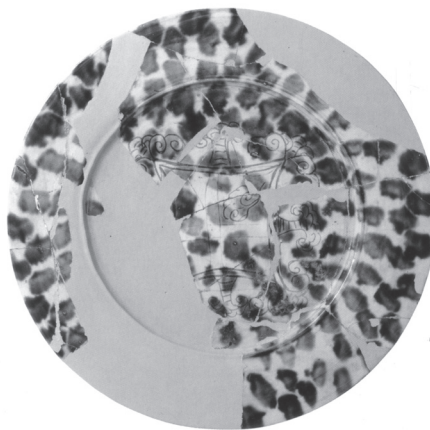


圖54 白釉綠彩刻線紋盤 唐代
伊拉克Samarra遺址出土



圖55 白地綠彩刻線紋鉢
伊朗Amol地區 12~13世紀 D 20.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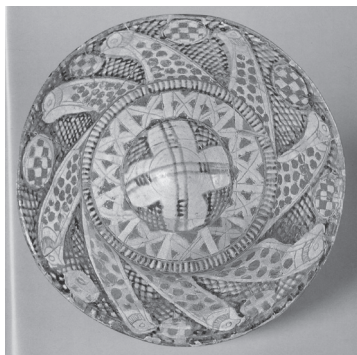


圖56 白地褐綠彩劃花鳥紋鉢
傳Amol出土 11~12世紀
德黑蘭考古博物館 D 25.5cm



圖57 白釉剔花紋罐 北宋
根津美術館藏 H 13.8cm



圖58 白釉剔花枕 北宋 述鄭齋藏



圖59 白地劃花獸紋鉢 伊朗 傳Rayy出土
11~12世紀 德黑蘭考古博物館 D 17.7cm



圖60 白地劃花「忍」字枕



圖61 觀台窯窯址出土白地劃花雷紋花葉鉢 北宋



圖62 白地劃花草葉紋鉢 傳阿富汗出土 伊朗 12世紀 H 14.3cm



圖63 白地劃花珍珠地梅瓶 宋代 多摩中央信用金庫



圖64 白地剔花鉢 伊朗Garrus地區 D 18.5cm



圖65 黃釉白剔花文字文鉢 伊朗Garrus地區 12世紀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D 31.1cm



圖66 綠釉器蓋 伊朗Garrus地區 12~13世紀 D 21.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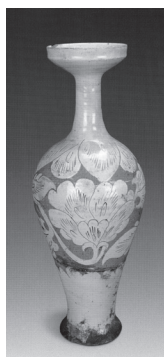


圖67 磁州窯白釉剔花長頸瓶
中國遼寧省葉茂台遼墓出土



圖68 白地刻線紋鉢
出光美術館藏 D 34.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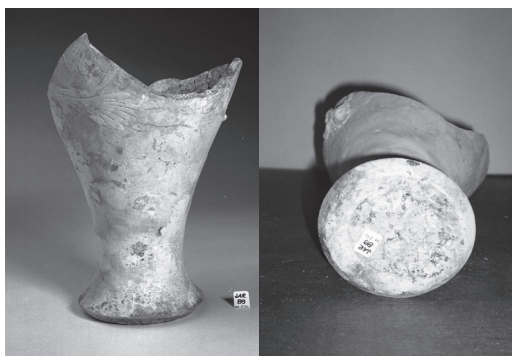


圖69 磁州窯白釉剔花長頸瓶 a身部
b器底 *Intan Wreck*打撈品



圖70 紅牙撥鏤棋子 唐代 正倉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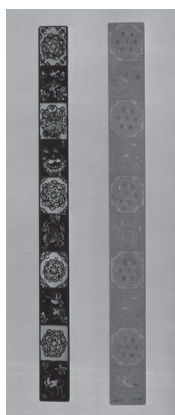


圖71 紅牙及綠牙撥鏤尺 唐代
正倉院藏



圖72 紅牙撥鏤雙陸棋子
唐代 甘肅武威唐墓出土

Sgraffiato Designs on Chinese Ceramics and Relevant Issues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serves two purposes. First, it investigates the efforts and alternatives potters have made to create the decorative effect of color contrast between clay body and glaze. Viewed from this perspective, many of the seemingly various decorative techniqu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are actually no more than the straightforward responses of the potters from different kilns to contemporary tastes. Second, as sgraffiato or cut-glaze technique is the most simple and common technique for contrasting colour effects of clay body and glaze, this paper uses the observations of this type of ceramic specimens from China as a bas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specimens of similar decorative ceramics produced in Iran.

Keywords: Song dynasty, Tz'u-chou kilns, cut-glaze technique carving black slip sgraffiato designs on white slip, cut-glaze technique carving through white slip to expose the clay body, Islamic pottery